

# 诺奖赌局

本报记者 汪洸 实习生 董兴生

无论是多年领跑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的村上春树，一度排名前十的北岛，还是直到10月9日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当天突然挤进前十的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，他们身后那一串不断变化的数字，都表明了这里正在进行一场看似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，实际上无关的赌局。当然，局中人称其为“雅赌”。

“像这样的事情，能得到大量媒体关注，比到底赚了多少钱重要多了。”博彩公司公关经理的话，似乎更能说明实质问题。

## 赔率领跑三年，评奖陪跑三年

10月9日晚7点，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公布了结果。法国作家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几乎让所有人跌破眼镜地成为了今年的获奖者。“莫迪亚诺是谁？”这是大多数人得知结果后所发出的疑问。

即便是在赔率榜上，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起初也不在人们的考虑范围内。10月份以前，全球最大的博彩公司立博发布的赔率榜单中，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并不在热门人选。此前连续两年领跑赔率榜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继续位列榜首，肯尼亚作家提安哥紧随其后。村上的粉丝们翘首以盼，博彩圈却不感冒，因为按照赌圈的规律：“大热必死。”

10月9日，风云突变，在当天立博发布的赔率榜上，提安哥反超村上跃居榜首，赔率变为1比4.5，中国作家北岛则跌到十名开外，赔率变为1比26。有人预言，最后时刻的变动，可能预示着村上今年还会继续无缘诺奖。

但最令人意外的，莫过于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突然杀进前十，赔率是1比11。一位业内人士直言，莫迪亚诺的逆袭，无非两种可能，要么是有渠道放出消息他确实有希望，要么就是释放一枚烟雾弹，扰乱人们的判断。现在结果出来了，村上果然“热死了”，连续三年领跑赔率榜，最终也只是陪“太子”读了好几年书。

网络博彩公司Unibet的一位公关经理告诉本报记者，在欧洲，把钱投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身上的彩民大多是25岁到40岁的男性，他们和赌球人群有着很大区别：“他们的教育水平处于上流，而且相当自以为是的。这些人更喜欢用直觉去押注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比博彩公司设定赔率的人更聪明。”

## 赚吆喝比赚钱更重要

北京的老向是个球迷，从2002年韩日世界杯开始买足球彩票，2008年到国内玩家主要聚集的新浪爱彩网从事运营工作，老向说自己既是足球彩票的参与者，也算是个足球彩票的经营者。

对于本身就从事这个行业的老向而言，小众化的诺贝尔博彩并不稀奇。“2012年美国大选，博彩公司也对两个候选人开出过赔率，我也有朋友试着买了点玩玩。”但事实上博彩公司本身并不钻研这些“另类”的博彩项目。Unibet里没有一个为诺贝尔文学奖而设的专业团队，公司中也几乎无人对文学精通。直到诺贝尔文学奖颁布之前，公司才会设立特别的团队，成员既是文学爱好者也是精算师，他们负责计算赔率以及排列表格。

博彩公司在开盘前都会预估投入量，毕竟他们也要迎合彩民的口味。“影响赔率的因素并不局限于作品本身的质量，也包括读者的反馈、媒体的报道以及评委的喜好等等，团队将向文学评论家、作家进行咨询，根据从他们处获得的信息计算赔率。”老向说，这些因素与诺贝尔奖本身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关联。

Unibet的公关经理更是直言，“像这样的事情，能得到大量媒体关注，比到底赚了多少钱重要多了。如果能够得到很多吆喝声，就算是大大地损失一笔，我们也非常乐意。”

在彩民眼中，诺贝尔博彩和足球博彩截然不同。在上海一家金融机构工作的周先生，已经是玩了多年足球彩票的老彩民。“体育竞技可预判的因素很多，队员实力、伤病情况、天气、场地等都能作为我购买彩票前的依据，但谁能得诺贝尔文学奖，我拿什么去判断？”

所以越是不可判断的，赔率也就会越高。在这些彩民看来，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最低的提安哥也能达到1比4.5，这已经是比较高的赔率了。周先生举例说：“一场强弱对抗的足球比赛，赔率可能是1比1.0X，也就是你投入1元钱才挣几分钱，因为结局多数人都可以预料。”但诺贝尔文学奖不像物理奖、化学奖一样，有一个清晰的评判标准，所以高赔率才能吸引少部分文学爱好者，或者是忠实的粉丝读者来“小赌怡情”。

## 押中莫言的也就赚了350英镑

然而，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赔率之下，就算押中了获奖者，也挣不了多少钱。

根据立博发布的数据，2012年莫言获得诺奖，位居榜首的仍然是大热的村上春树。但参与这项诺贝尔博彩的总金额只有10万英镑，其中最大的赢家是一位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彩民，他在莫言身上押注了100英镑，最终赢得了350英镑。

2012年，瑞典一位历史研究者在莫言身上押了400瑞典克朗（约37.5英镑），结果让他赢回了1800瑞典克朗。这与足球、赛马等体育竞技赛事的博彩金额相比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这些数据似乎也在传递着一个信号，即便是在博彩业十分发达的欧洲，诺贝尔文学奖博彩仍然是一项非常小众化的业务。记者登录Unibet页面上看到，诺贝尔博彩并不在其中，尽管诺贝尔文学奖是其非运动类博彩排名中第二热门的项目，但主要博彩对象也只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，而英国博彩巨头立博公司开设的诺贝尔文学奖博彩，主要面向英国本土彩民。

除了体育赛事、诺贝尔奖，国外的彩民可选择的玩法多种多样。“今年伦敦圣诞节下不下雪，首相竞选谁最终胜出，好声音的冠军会是谁，在欧洲博彩公司开设的博彩项目中，几乎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你找不到的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老向的口气中透露着一丝羡慕。

这样丰富多彩的博彩项目，自然源于欧美博彩公司的特殊性质。与国内只有民政部和体育总局掌握着两大彩票的发行权相比，企业化经营的欧美博彩公司，在经营上也更加灵活。“人家有，我没有，那彩民自然都聚集到对方那里了。”多种多样的玩法可以提高趣味性，从而吸引不同阶层的人群都能加入到彩民的行列中。

## 中国的“雅赌”已赌了上千年

“诺贝尔在中国，还没热到一定的程度。”尽管此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，今年诗人北岛的赔率也挤进前十，但就像一些网民在网上论评的一样，诺贝尔在中国只有三天的热度。老向坦言，他知道村上春树，也知道北岛，但从没想过谁得诺贝尔奖也值得去押注，而他周围一众“好赌”的朋友，几乎没人涉足过这一领域。

著名翻译家林少华曾翻译过许多村上春树的作品，所以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，许多村上的粉丝都在其微博上留言，询问他村上春树是否可能获得诺奖，林少华对这样的赌局也是茫然。

其实，像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“雅赌”，在中国古代已经很多。宋人吴自牧在《梦粱录·正月》中写道：“街坊以食物、动使、冠梳、领抹、缎匹、花朵等物，沿门歌叫关扑。”

“关扑”，其意为以商品为诱饵赌掷财物的博戏，而博戏又是中国古代汉民之间赌输赢、决胜负的游戏。从吴自牧的文字中足以看出，中国古代赌风盛行，赌注也是千奇百怪、千变万化。像类似于押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样略带“雅”的博戏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宫廷、士大夫之间，就已经围绕着诗歌、围棋、弹棋等押注。国内著名史学家罗新本曾著有《中国古代赌博习俗》一书，对古代形形色色的博戏进行了详解。

相比之下，当今国人对博彩的喜好，更多的是一种感情上的宣泄。就像老向所说，押注诺贝尔文学奖的博彩玩家，肯定是村上春树、北岛的读者，他们赌诺贝尔文学奖，但不会投大钱，“无非是友情支持一下罢了。”



①【肯尼亚】 恩古齐·瓦·提安哥 赔率：4.50

②【日本】 村上春树 赔率：5.50

③【白俄罗斯】 斯维特兰娜·阿列克谢耶维奇 赔率：7.00

④【法国】 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赔率：11.00

10月9日，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当天，立博博彩公司赔率前四名的作家。

## “云备胎”村上君

本报记者 汪洸

“云备胎”一词，在百度百科上的解释为：“你以为都是你的，其实你占用的很少，其实是共享的。”10月9日，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，村上春树“习惯性”落选，网友赠其“云备胎”的雅号。

和东方世界很多人不晓得的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相比，村上春树在中国的人气实在太高了，这其中既有两个国家相距很近，有着许多互通文化的原因，也与著名翻译家、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林少华先生优秀的翻译有关。

9日，结果揭晓，果然又不是村上，一整天都在接受采访的林少华在微博中“郁闷”写道：“我是真希望村上君获奖啊——他获奖了，我这边至少得个清静。否则明年后年后大年……你说，人家获奖我跟着‘舞舞舞’，这对头吗？毕竟我也够忙的。”

林先生的萌态戳中了不少村上粉丝的笑点，于是更多的人在他微博上追问：“为何村上总是和诺奖擦肩而过？”

问题究竟出在哪？《华尔街日报》曾评论在如今出版业普遍萎靡不振的情况下，村上春树的作品始终畅销，这是极其少见的。旅日华人作家毛丹青在其博客中写道，村上春树的作品之所以大受欢迎，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作品中的故事无国界，无意识形态，无民族特色。显然，这样的一种格局很容易引起不同地区、不同语言的读者的共鸣。

所以村上春树自己也评价说，他的“文体具有普世性(Universal)渗透力”。

但这回问题真的来了，村上的作品能引起读者们的共鸣，却似乎恰恰是诺贝尔奖评委们所不屑的。相较于日本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作品，其关注社会少数群体的困惑以及原子能等社会政治问题，村上的作品显然缺乏强烈的主题及目的性。

反观诺贝尔文学奖近年来所评选出的获得者，他们的作品都折射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几个重要评判标准：重人性深度、重创新；重诗歌、重戏剧；轻畅销和通俗。所以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在过去所创作的作品中，既有填补人们日益加深的精神空虚的《星形广场》，也有以二战为背景展开创作的《暗店街》，所以诺贝尔文学奖对其评价为“唤起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”。

相比之下，十分畅销又通俗易懂的村上春树，似乎在粉丝群愈加庞大的同时，却和诺贝尔文学奖越走越远。不过好在他的粉丝始终如一，“他或许无法打动诺贝尔奖评委，但却赢得了我们。”